浮沚集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浮沚集

(一)

周行己撰

本館據聚珍版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浮沚集目錄

卷一　奏議二首　表二首

卷二　經解十二首　策問十二首

卷三　策三首　記二首

卷四　序十二首　啓九首

卷五　書五首

卷六　雜著三十二首

卷七

祭文九首　誌銘十三首
卷八
五言古詩三十五首　七言古詩十一首
卷九
五言律詩三十五首　五言排律二首
七言律詩二十一首　五言絕句五首
七言絕句三十五首

臣等謹案浮沚集宋周行己撰。行己字恭叔。永嘉人。元祐六年進士。官至秘書省正字。出知樂清縣。文獻通攷載其浮沚集十六卷。後集三卷。其名浮沚者。以所居謝池坊有浮沚書院故也。亦曰周博士集。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其爲太學博士。以親老歸。教授其鄉。再入爲館職。復出作縣。鄉人至今稱周博士集。序林越撰。云云。蓋相沿稱其初授之官也。振孫之祖母。卽行己之女。故知其本末爲詳。宋史藝文志既載周博士集十卷。又載周行己集十九卷。殊爲複舛。或爲博士時先刊一集。後乃重勒爲定本。故卷數不同。史亦兩見歟。萬歷溫州府志稱行己文集三十卷。則必傳訛也。行己早從伊川程子游。傳其緒論。陳振孫稱爲永嘉學問所從出。集中有上宰相書云。少慕存心養性之說。于周孔佛老。無所不求。而未嘗有意于進取。又有上祭酒書云。十五學屬文。十七補太學諸生。學科舉文。又

二年讀書益見古人文章學爲古文又二年讀書益見道理于是學古人之修德立行云云觀所自敍其平生學問梗槩可以略見則發爲文章明白淳實粹然爲儒者之言固有由也且行己之學雖出程氏而與曾鞏黃庭堅晁說之秦觀李之儀左譽諸人皆相倡和集中寄魯直學士一詩稱當今文伯眉陽蘇新詞的皪垂明珠于蘇軾亦極傾倒絕不立洛蜀門戶之見故耳濡目染詩文亦皆嫻雅有法尤講學者所難矣集久失傳今從永樂大典所載蒐羅排比共得九卷較之原編十幾得五尚足見其大凡也乾隆四十四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內閣學士臣紀　昀

侍讀學士臣陸錫熊

纂修官檢討臣王汝嘉

浮沚集卷一

宋周行己撰

奏議

上皇帝書

臣竊謂人臣之私莫大于朋比而天下之患莫深于壅隔古之人君所以操獨斷而任賢使能廣羣聽而明目達聰蓋防此也恭惟陛下臨御以來總攬權綱勵精政事官無大小事無巨細皆出宸斷親御翰墨臣庶奔走而聽命海內歡忻而蒙德十二年間法全而令具治定而功成然則天下既已無事矣臣愚過慮竊意萬幾之繁久勤宵旰臣願陛下儲精蠖濩游意太清小職細務責之三省百司而獨操其要者在于察股肱之任必出于公使無朋比之欺擇耳目之官咸竭其忠使無壅隔之患如此則職何小而不舉事何細而不聞不待悉煩聖慮而天下之理得矣臣愚不勝區區螻蟻之誠

上皇帝書

臣聞忠臣雖在畎畝不忘其君志士雖無其位而憂在天下何則君臣之義出于天性天下之人同于一體是以伊尹耕于有莘而自任以天下之重仲尼孟軻身爲匹夫而汲汲皇皇彼皆遭非其時猶欲使其君爲堯舜之君使其民爲堯舜之民孔子亦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孟子亦曰豈徒齊民安天下

之民舉安況臣生逢盛世身事明主豈不願陛下享天下之安天下同陛下之樂承祖宗深厚之德澤固萬世無窮之基業而臣尤以爲幸者以陛下性體帝堯之仁躬行周王之孝有大舜取人爲善之大德有成湯改過不吝之誠心加之以欽明文思之聖學允恭克讓之懿行是以手詔每下天下無不感悅雖遠方窮僻之民皆知陛下之爲聖主也然而天下之民猶有不得盡被陛下之澤而經國之術猶有不得盡如陛下之意者豈非有司議法之過官吏行法之弊乎臣讀易得其說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今陛下有天地好生之德居聖人大寶之位守之以仁行之以義而臣下未有稱陛下之旨任天下之責者夫守位莫大于得人心聚人莫先于經國用此誠陛下今日之所留意而已行之矣然臣猶有區區之說者誠謂更化之際古人所難調一之道必有其要故臣爲得人心之說有四一曰廣恩宥二曰解朋黨三曰用有德四曰重守令爲經國用之說有六一曰修錢貨之法二曰修茶鹽之法三曰修居養安濟漏澤之法四曰修學校之法五曰修吏役之法六曰修轉輸之法臣所謂廣恩宥者誠謂陛下前日聽任之過法度或有未便刑罰或有失中天下雖知陛下之德而行法之吏不無失人之心臣願陛下曠然爲盛德之舉下責躬之詔其意若曰迺者失于聽任法度過差恐吾民至有陷于非辜賢者或有廢而未用人失其所澤不下宣因推應官吏軍民之在罪籍者無輕重悉使自新如此則天下之人孰不懽然交悅益知陛下之爲聖前日有司之爲過也臣所謂廣恩宥爲得人心之術者此也夫然後除其黨籍勑戒有司應今赦以前不得復論繼今以後不得復

以朋黨爲言。朋黨之論。誠非國家之利也。夫一身內有九族之衆。外有婚姻之黨。又有朋游之好。一家十人。十人百家。百家千人。以一人失職。千人懷戚。一口傳情。萬口傳聲。陛下誠能念其前事之已往。歲月之已久。所言失當者。或出于忠誠之憤激。所爲繆戾者。或出于愚暗之無知。天下樂生之情。同于昆蟲。何所不受。陛下好生之德。同于天地。何所不容。臣願無問罪之輕重。時之先後。人之邪正。悉因大霈。一切釋之。兩解其黨。應前任宰相執政者與之三京四輔。前任侍從者與之帥府望郡。前任臺省官者與之列郡。餘官各隨資任。聽其仕進。已亡歿者。悉復之。有恩賜者。悉還之。如此則人無懷疑。下無失職之歎。幽明咸被其澤。賢愚各得其所。回千人之憂戚。爲四海之懽聲。臣所謂解朋黨。爲得人心之術者。此也。臣所謂用有德者。臣誠謂天下之人。有有德者。有有才者。有才德兼備者。操行無邪。持心近厚。所謂有德也。人所不能而己能之。所謂有才也。才德兼備者。上也。有德而無才者。次也。有才而無德者。又其次也。無才無德。斯爲下矣。故曰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又曰任賢使能。所謂賢者。有德之謂也。所謂能者。有才之謂也。賢者在位則朝廷尊。朝廷任賢則天下服。夫爲德非一日之積也。德成而信于人者。又非一日之積也。臣願陛下博選耆艾。參用舊德。蓋耆德之人。知古今之多閱世故之久。必能爲陛下稽古愛民。必不爲陛下妄作生事。而又天下之所素知。人心之所素服。用之于一方。則一方之民悅。用之于朝廷。則天下之民悅。陛下能用民悅之人。是陛下得民之悅也。臣所謂用有德。爲得人心之術者此也。臣所謂重守令者。誠謂天下一家。萬民爲本。積縣爲州。積州爲國。縣不得人。則爲陛下失一縣人之心。州不得人。則爲陛下失一州人之心。

國不得人。則爲陛下失天下之心。是人心者。爲州縣之根本。州縣者。爲天下之根本。今朝廷之上。選賢用能。而州縣之任未嘗選也。資攷應吏部之格者。可以得也。朝廷以爲不才而黜逐者。可以得也。夫朝廷以堂選爲重。吏部爲輕。而郡守縣令。以吏部得之。是州縣之任。輕于朝廷也。朝廷以進用爲才。黜責爲不才。而郡守縣令以黜責得之。是朝廷輕郡守縣令之任也。臣願立守令之法。重州縣之任。應今後朝廷之黜責者。不得任郡守縣令。朝廷之選用者。必自郡縣守令選除。如此則守令知自重。而不敢害吾民。民知上愛我。莫不懷上德。臣所謂重守令。爲得人心者此也。臣所謂修錢貨之法者。其說有三。一曰當十。二曰夾錫。三曰陝西鐵錢。夫錢本無用。而物爲之用。錢本無重輕。而物爲之重輕。此聖智之術。國之利柄也。臣竊計自行當十以來。國之鑄者一。民之鑄者十。錢之利一倍。物之貴兩倍。是國家操一分之柄。失十分之利。以一倍之利。當兩倍之物。又況夾錫未有一分之利。而物已三倍之貴。是以比歲以來。物價愈重。而國用愈屈。爲今之說者。不過曰官既能鑄。聽其自輕重。又不過曰如慶歷之法。以漸減其分數。此二說皆不可也。夫盜鑄當十。得兩倍之利。利之所在。法不能禁也。自行法以來。官鑄幾何。私鑄幾何矣。官鑄雖罷。私鑄不已也。私鑄不已。則物價益貴。刑禁益煩。而物出于民。錢出于官。天下租稅常十之四。而羅常十之六。與夫供奉之物。器用之具。凡所欲得者。必以錢貿易而後可。使其出于民者常重。出于官者常輕。則國用其能不屈乎。此一不可也。慶歷之法。前日行之東南是也。自十而爲五。自五而爲三。自三而爲小鈔。自十而爲五。民之所有。十去其半矣。自五而爲三。民之所有。十去其七矣。小鈔之法。自一百等之至于一貫。民之

交易。不能悉辨其眞僞。一也。輸于官而不可得錢。二也。是以東南之民。不肯以當三易鈔。而盡銷爲黃錢。此前日已行之弊也。然而所以得行者。尙以改鑄之日未久。散于天下者未多。況今公私之鑄日久。併于五路。與京師者日益多。其可復如前日公私有五分七分之損乎。此二不可也。然而當十必至于當三。然後可平。夾錫必併之。然後可行。陝西鐵錢必通之。然後可重。臣之說。欲官出進納誥敕。與度牒紫衣師號、見錢、公據六等。以收京師五路當十。隨其錢數物直平易之。其有奇零不及數者。則隨其多寡。填給公據。許得貿易。若自便于榷貨務、算請諸路鹽鈔。以一季爲限。于是悉以所得當十。椿管逐路。或上供京師。隨其所用。改爲當三。通于天下。國家無所費。而坐收數百萬緡之用。其利一也。公私無所損。而物價可平。其利二也。盜鑄不作而刑禁可息。其利三也。然而六等之說。所出既多。則必停壅不售。停壅不售。則其直必減。其直既減。則公私或損。臣欲進納前日之給綾紙宣帖者。悉更爲誥敕。而度牒、紫衣、師號。悉用黃紙。自法行之後。應官司惟得書填今來進納誥敕及黃紙度牒、紫衣、師號。候畢方得書填舊降文字。如此則無停壅之弊。價輕之患矣。此修當十錢之法也。夾錫之弊。其行未久。輕于銅錢三之一。（十三當銅錢之十。）臣欲併于河北、陝西、河東三路。陝西鐵錢之弊。其積已多。輕於銅錢一之十五。臣欲通于河北、河東兩路。蓋錢以無用爲用。物以有用爲用。是物爲實而錢爲虛也。故錢與物本無重輕。始以小錢等之。物既定矣。而更以大錢。則大錢輕而物重矣。始以銅錢等之。物既定矣。而更以鐵錢。則鐵錢輕而物重矣。物非加重。本以小錢銅錢爲等。而大錢鐵錢輕于其所等故也。何則。小錢以一爲一。而大錢以三爲十故也。銅錢以可運可積

爲貴。而鐵錢不可運。不可積爲賤故也。以其本無輕重。而相形乃爲輕重。故臣之說。欲併夾錫與鐵錢。通行于河北陝西河東三路。而禁使銅錢。其三路所有銅錢。許過銅錢路分行用。其京東京西兩路夾錫錢。許過鐵錢路分行用。若河北陝西河東行使銅錢。京東京西行使夾錫鐵錢。與銅錢之入三路。夾錫鐵錢之入餘路。各論如私錢法。如此則鐵錢與物復相爲等。而輕重自均矣。陝西鐵錢幾廢而可以復行。其利一也。銅錢不流于敵國。其利二也。敵人盜鑄而無所復用。其利三也。其或鐵錢尙輕。物價尙貴。又有二說以濟之。鐵錢腳重。轉徙道路。不便于往來。一也。拘于三路而不可通于天下。不便于商賈。二也。臣欲各于逐路轉運司置交子。如川法。約所出之數。椿錢以給。使便于往來。其說一也。朝廷歲給逐路糴買之數。悉出見錢公據。許于京師或其餘銅錢路分就請。以便商賈。其說二也。前日鈔法交子之弊。不以錢出之。不以錢收之。所以入可行也。今以所收大錢。椿留諸路。若京師以稱之。則交鈔爲有實。而可信于人。可行于天下。其法既行。則鐵錢必等。而國家常有三一之利。蓋必有水火之失。盜賊之虞。往來之積。常居其一。是以歲出交子公據。常以二分之實。可爲三分之用。此修夾錫鐵錢之法也。臣所謂修茶鹽之法者。臣欲幷酒法而總其鹽鈔算請之數。買茶搭息之數。榷酤淨利之數。坊場買撲之數。通天下五等。而三之爲上中下十有五等。歲各出緡若干。一切弛其禁令。使民自便。國省官吏而歲入有常。其利一也。戶出緡錢至少。而得以自便。其利二也。小民各安其業。而商賈得通。其利三也。姦盜不作。而刑罰可省。其利四也。臣所謂修居養安濟漏澤之法者。前日朝廷既常修之矣。然其利未廣。其費尙多。臣誠欲廣陛下之惠。息縣官之

費。謂應天下鰥寡孤獨之無歸者。疾病之無養者。死亡之無葬者。宜令各許所在近便寺觀。隨宜收養葬藎。每通計及若干人。給度牒一道。如此則生養死葬者各得便一利也。天下寺觀各得度人二利也。官無濫費而獲實惠三利也。德澤益廣而可以久行四利也。臣所謂修學校之法者。誠謂前日之法太煩而難守。費廣難久。官有一歲四科塲之勞。士有五歲一應舉之患。春季一試。夏季一試。秋季一試。冬季一試。官吏之勞。紙劄之費。悉如貢舉之法。是一歲而有四科塲也。豈非官以爲弊乎。一試入縣學。一年然後赴歲升。再試入州學。一年然後補內舍。三試升內舍。一年然後補上舍。升上舍者。歲終然後入辟雍。入辟雍者。遇大比然後得推恩。凡此數者。每試必得。必有攷察。必遇大比。已五年矣。而況試未必得。得未必有攷察。貢未必遇大比。是又有七年之久者。有終身不得進者。豈非士以爲患乎。臣欲廣陛下教養之意而覈其實。簡有司選試之法而省其費。謂宜州置州學教授一員。命官充之。選有學行者。視其資秩。爲請給人從之數。縣置縣學教授一員。舉人充之。月給職錢五千。學生之入縣學者。不試不給食。學生之入州學者。初歲一試外舍。取文理通者。不限以數。比歲再試內舍。取外舍十之一。三歲再試上舍。取外舍十之一。于是貢于太學。太學總天下所貢之數而大比焉。又取十之一。乃奏名而官之。應三舍生願在學與游學于外者。聽其自便。內舍以上官給食。若在外犯公罪徒、私罪杖、雖贖。及在學犯第二等以上罰者。各不得預試。每大比之後。一再試如初法。嘗預貢者免試外舍。至于試士之法。其弊亦久。人守一經。無不出之題。文爲一格。無甚高之論。以博學好古爲迂闊。以綴緝時文爲捷徑。是以老成久學之士未必得。而後生淺聞之

徒多預選。臣謂宜革選試之法。使人試五經大義各一條爲第一塲。子史時務策各一道爲第二塲。宏詞爲第三塲。如此則才高實學者無不遇之歎。而新進寡學者無濫得之幸。是爲今日學校之所養者。必爲他日三舍之所選。今日三舍之所選者。必爲他日朝廷之所用。學校益廣。一利也。攷選益精。二利也。士得自便。三利也。所費至省。四利也。臣所謂修吏役之法者。其說有二。以田募吏。一說也。以兵代役。二說也。以田募吏之法。水田上等一頃。中等一頃半。下等二頃。陸田上等二頃。中等三頃。下等四頃。州縣每案募吏一人。使世其職。身歿聽以子孫家人承代。試而後補。犯枉法自盜贓者同罪。餘罪輕重有差。如此則吏得久其職而可以責任。一利也。人知自愛而重犯法。二利也。民不受弊。三利也。雇直可省。四利也。以兵代役之法。應州雇散從縣雇手力。悉易以廂軍。廂軍不足以禁軍。其教閱更代差出。各如本法。卽不得下鄉幹當公事。如此則雇役可省。其利一也。兵無冗食。其利二也。臣所謂修轉輸之法者。臣誠以爲領使太煩。轉輸不一。財散而費廣。權分而勢輕。臣欲悉減諸司官。每路只置轉運使一員。使轉輸財賦。按察使一員。使察廉吏治。皆以望重品高者爲之。許各辟官屬。分治其事。如此則權一而事治。其利一也。官省而費輕。其利二也。凡此十說。臣皆推原陛下仁聖之美意。修廣今日已行之良法。于當更之時。順民悅之情。定一代之典。爲萬世之利。至於事之緩急。行之先後。法之纖悉。儻蒙萬幾之暇。留神聽覽。或有可采。別其條對。出自宸衷。斷而行之。臣非敢懷邪而觀望。希賣而幸進。惟欲陛下受天命無窮之福。天下安陛下和樂之政。宗廟永寧。

社稷永固臣之至願也

表

代郭守賀嘉禾表

和氣薰蒸祥生嘉穀泰符協應慶及豐年凡在照臨孰不抃蹈恭惟皇帝陛下撫千齡之昌泰纂七聖之宏規繼述丕謨躬行周王之孝生成庶彙性由堯舜之仁每推四海之咸寧不忍一夫之失所格顧成于宗廟膺眷佑于皇天休順大臻嘉祥並至惟農者爲政之本而禾者得時之中上以供乎粢盛下以足乎民食秬園發秀匪同異畝之耕莖穗標奇且應充箱之實固將承福基于億載光瑞牒于前圖臣邈守遠藩預聞盛事竊仰聖朝之慶將圖國用之饒欣頌之誠倍越常品

代郭守謝復職表

代言西掖詞藻非長黜守東州政經無狀會逢恩宥洊復官資進升清切之班莫稱便蕃之命寵隨驚至感與涕并竊以典謨訓誥之書自唐虞而始見禮樂文章之政更秦漢而弗全洪惟治朝大興儒學纘寶圖而創閣昭累聖之垂文登延侍從之臣祇若祖宗之訓鋪陳帝制宣昭聖謨況先帝丕顯之攸居實方今紹述之所本列職禁近得預時髦如臣者憂患餘生江湖末系學類瓠而無用性匪石而不移守道衡門每有終身之志觀光上國偶爲多士之先再試有司始階仕版閒闕州掾叨冒學官緣坐罷官棲遲赴

詞謬以不虞之譽寖蒙上聖之知辟雍英俊之廬濫居師席學制教化之首參預官聯尋使事而復留階郎曹而被選以至執筆柱下掌誥省中歲幾九遷慮無一得皆由神聖之選不緣左右之容才分叨踰言章果及終蒙睿眷尚畀州符曾未期年盡還故職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坤廣大雖過必容日月照臨無幽不燭察臣文采不足立身無他憐臣樸忠有餘事君盡己故因鴻儒躐進華資持橐從班望堯階而雖遠分符郡寄奉漢詔以惟寅報稱實難糜捐無所

浮沚集卷二

經解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道本無名。所以名之曰道者。謂其萬物莫不由之也。萬物皆有太極。太極者、道之大本。萬物皆有兩儀。兩儀者、道之大用。無一則不立。無兩則不成。太極卽兩以成體。兩儀卽一以成用。故在太極不謂之先。爲兩儀不謂之後。然則謂之一陰一陽者。不離乎一也。謂之道者。不離乎兩也。所以太虛之中。絪縕相盪。升降浮沈。動靜屈伸。不離乎二端。散殊而可象者爲物。物者、陰陽之迹也。故曰乾、陽物也。坤、陰物也。淸通而不可象者爲神。神者、陰陽之妙也。故曰陰陽不測謂之神。不測則不可謂之二。成物則不可謂之一。二卽一而不離。神體物而不遺。見此者謂之知道。體此者謂之得道。然是道也。夫何遠之有哉。繼于善者、進乎此矣。成于性者、復乎此矣。孟子曰可欲之謂善。又曰性無有不善。夫善者。對不善之稱也。可欲者。對可惡之稱也。無不善。則亦無善之可稱。無可惡。則亦無欲之可稱。是知失性者。天下之不善也。不善者。天下之可惡也。得性者。天下之善也。善者。天下之可欲也。然則人之有善。皆得乎性者也。人之有不善。皆失乎性者也。苟能食則見善于羹。坐則見善于牆。立則見善參于前。在輿則見善倚于衡。顚沛必于善。造次必于善。

相繼無間。不離于道矣。善既純一則無不善。不善既無。善亦不立。成于性者也。成于性則無不全也。無不盡也。然而命于陰陽者。氣質之稟不同。則昏明之性亦異。成性于仁者。以斯道謂之仁。斯道非不仁也。然仁不可謂之道。成性于知者。以斯道謂之知。斯道非不知也。然知不可謂之道。皆其成性之不同。所見之不周。猶伯夷得聖人之清。柳下惠得聖人之和。非不善也。然不可謂之大成。夫一物之中。皆具一道。一道之內。皆具陰陽。不能盡其大心以充其性。遂以小見。爲大道止于斯。良由生稟之或偏而不知學。或學之不至而小成。此皆賢者之過。所以君子之道鮮也。至于天下之民。目視耳聽。手舉足運。無非道者。朝作暮息。渴飲飢食。無非道者。然而察其聲音鴟鴟。目視眴眴。有生而已。終身由是。曾不知洒掃應對之妙道。而耕稼陶漁之可以聖也。是豈道之遠人哉。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此皆不肖者之不及。所以君子之道鮮也。夫所謂君子之道。中而已矣。或偏于仁。或偏于知。過乎中者也。日用而不知。不及乎中者也。太極卽中也。中卽性也。太極立而陰陽具乎其中矣。性成而陰陽行乎其中矣。是故易之爲書。陰陽之道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無非是者。然而得所謂君子之道者寡。而過與不及者多。此孔子繫辭所以明一陰一陽之道。而深嘆夫君子之道鮮也。雖然。萬物負陰而抱陽。誰獨且無道乎。反身而誠。斯得之矣。此所以天下之人不可自棄。而學易者不可以不盡心也。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曲禮者。禮之至曲者也。大則簡。曲則詳。然曲能有誠。至于變化。豈有二致哉。故其爲禮者曰。毋不敬。所以

戒夫人之不可以不敬也。蓋敬者。君子修身之道也。所以閑邪而存其誠者也。敬斯定。定斯正。正者、德之基也。慢斯怠。怠斯邪。邪者、德之賊也。古之人相在爾室。不愧屋漏。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何所不用其敬哉。儼若思者、非思也。凡思者。其心必有所止。心有所止者。其耳目視聽。必有所忘。蓋其心定者其容寂。此儼者所以若思而非思也。古之人知止而慮善。恭默以思道。此有思者也。南郭子綦之隱几。嗒焉似喪其耦。顏淵之坐忘。黜聰明。墮肢體。此無思者也。無思者、天也。有思者、自人而之天也。古之爲道如此。安定辭者。易所謂易其心而後語也。蓋一辭之不中。皆心之過。孟子所以謂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而頤之養正。君子所以愼言語。是以存于心者。既見乎辭。攷其辭者、亦可以知其人也。此三者禮之大節。君子學道之要也。自天子達于庶人。自修身至于爲天下。莫不一于是。故敬則無敢慢。無敢慢則民莫不愛矣。儼則人望而畏之。人望而畏之。則民莫不敬矣。安定辭則其言善。其言善則民莫不應矣。敬也。儼也。安定也。舉乎其上者如此。所以安民之道也。愛也。敬也。應也。錯乎其下者如此。民所以安之之效也。匹夫而有此。必有安民之術。天子而有此。必有安民之事。故曰安民哉。

傲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

君子所以知天者。知其性也。所以事天者。事其心也。性之不明。心之不存。則在我者與天不相似。故有長傲以悖天德。從欲以喪天性。所見者小。則其志易滿。天道虧矣。所慕者外。則其樂易極。天理滅矣。人之所以爲人者。天也。失其天。豈可謂天之人乎。此其喪精失靈。皆可哀之民也。原夫凡人之所以有傲者何也。

以其有我而已矣。以我爲我。則彼爲之對矣。彼我既分。勝心生焉。強此而劣彼。此所謂傲也。彼既自彼。我既自我。傲且不足以輕彼。適所以害我。是心也。且不可有。況可長乎。若我既無我。則彼亦無彼。何傲之有。彼有大傲者焉。傲睨乎萬物之上者。是也。是傲也。非世俗之鄙心也。道獨尊而無對故也。凡人之所以有欲者何也。以其有物而已矣。以物爲物。則我爲之役矣。物我既交。愛心生焉。忘己而徇物。此所謂欲也。物既自物。我既自我。欲且不足以益我。適所以喪我。是心也。且不可有。況可從乎。若物既無物。則我亦無我。何欲之有。彼有大欲者焉。從心所欲不踰矩者。是也。是欲也。非世俗之鄙心也。道無心而不留故也。志固不可滿。而凡人之志所以可滿者。所志者利也。其志在利者。利得其志必滿。志滿者必驕。由志道者觀之。不亦隘乎。故大志者。古今不可以爲限。固不可滿也。樂固不可極。而凡人之樂所以有極者。所樂者僞也。故所樂在物。物得其樂必極。樂極者必淫。由樂道者觀之。不亦鄙乎。故大樂者。天地不能變。萬物不能易。固不可極也。然則斯四者。爲之小者。必可謂之小人矣。爲之大者。必可謂之大人矣。君子之學。去其小者。存其大者。如斯而已矣。

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積而能散。安而能遷。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狠無求勝。分無求多。疑事無質。直而勿有。

君子之于學也。能親賢。然後能明善。能明善。然後能至公。能至公。然後能無累。能無累。然後能自立。能自立。然後能與人。能與人。然後能善世。此學者本末之序也。天下之人莫不善也。賢者先得乎其善者也。故

其温良可親也。其威嚴可畏也。親之而不知敬。則其流必易。畏之而不知愛。則其漸必疎。易則不知善之可尊。疎則不知善之可親。狎而敬之而不失其尊。畏而愛之而不失其親。君子之親賢有如此者。天下之蔽莫大乎私。天下之明莫大乎公。君子之于人也無私好。其所好者必善者也。無私惡。其所惡者必不善者也。故所愛者善也。不以所愛蔽于所不愛。乃天下之公好也。所憎者不善也。不以所憎蔽其所不憎。乃天下之公惡也。惟能公于好惡。故能不以一己之愛憎而易天下之善惡。君子之至公有如此者。凡人之所以厚積者。必以爲私所分也。惟公者能以天下爲度。則不累乎物。存人者猶在己也。奚積而不能散乎。凡人之所以居安者。必以爲我所安也。惟公者能以天下爲宅。則不累其居。在彼者猶在此也。奚安而不能遷乎。惟其能散也。故散而不失其所積。惟其能遷也。故遷而不失其所安。君子之無累有如此者。若夫累于物者。則臨財必求苟得。累于身者。則臨難必求苟免。惟君子忘物所以立我。故不累于物。忘我所以立道。故不累乎身。內外無累。故可以得而得。無心于得。非所謂苟得也。可以免而免。無心于免。非所謂苟免也。君子之所以自立有如此者。今天下之所以好勝者。爲其不能忘我也。天下之所以多得者。爲其不能遺物也。苟能忘我而常處其弱。則人之狠者不求勝。而天下莫能勝矣。苟能遺物而常處其不足。則人之分者不求多。而天下莫能損矣。苟持是于天下。雖之蠻貊而必行。入麋鹿而不亂。君子之所以與人有如此者。君子之知。衆人之所以疑也。衆人之曲。君子之所以直也。然而君子有同天下之志而無善一己之心。故致其大知以釋其疑。使天下之疑者不疑。先質其疑。則天下疑矣。推其大直以直其未直。使天下

之不直者直先有其直則天下不直矣故不質其疑所以欲天下之皆致其知也不有其直所以欲天下之皆得其直也君子之善世有如此者凡此數者君子之所務而衆人之所深戒者也故或曰能或曰毋或曰勿語其志則一也

若夫坐如尸立如齊禮從宜使從俗

君子之所以必莊必敬者非所以飾外貌所以養其中也蓋其心肅者其貌必莊其意誠者其體必敬爲尸者所以象神不莊不敬則神弗臨之矣必莊必敬然後可以爲尸故君子之坐如之爲齊者所以接神不莊不敬則神弗接之矣必莊必敬然後可以爲齊故君子之立如之方是時也其心寂然而無一物其孚顒若而無他慮是心也聖人之心也顏子三月不違仁不違此心也其餘日月至焉至此心也聖人從心所欲不踰矩不踰此心也聖人常顏子久其餘暫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學者舍是亦何所求哉古之人何獨坐立然後如此此特舉其大端而已也立則見其參于前在輿則見其倚于衡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無須臾之離終食之違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所以存心養性大過人遠矣此學者入德之要不可以不思也禮從宜使從俗馬鄭之說備矣

夫禮者所以定親疎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

禮者中而已矣萬物之至情天下之達德也君子不敢過小人不敢不及一定而不可易者也猶規矩設而不可欺以方圓繩墨陳而不可欺以曲直故天下之親疎者于此可以定天下之嫌疑者于此可以決

天下之同異者。于此可以別。天下之是非者。于此可以明。苟舍是焉而無以辨。則總總林林。亦何以相與立于天地之間哉。此所以有禮則治。無禮則亂也。

禮不妄說人不辭費

禮者。正而已矣。妄說人。非正也。辭費。非正也。何也。今人之所以妄說人者。不有求于人。必欲道己責也。人之所以辭費者。不有矜己能。必欲辭己過也。君子無求而安于命。何爲而妄說于人哉。君子不矜而過必改。何爲而費于辭哉。說以其道者。正說也。君子有之。辭取其達者。正辭也。君子有之。說不以道。亦人之所不說。而辭之多且游者。亦聖人以爲躁而誣善。然則人亦何取于妄說人與辭費哉。此禮所以不爲也。

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

禮者。分而已矣。居下而犯上。則踰上之節。不知下之分也。居上而偪下。則踰下之節。不知上之分也。侵侮者失人。不知人之分也。好狎者失己。不知己之分也。君子明禮而知分。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與人不爭。處己必敬。此所以作事可法。容止可觀。而爲萬夫之望者也。

修身踐言謂之善行行修言道禮之質也

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孳孳爲利者。跖之徒也。天下莫不爲善。豈人人爲舜也歟哉。非也。方其爲善。其心則舜之心也。天下莫不爲利。豈人人爲跖也歟哉。非也。方其爲利。其心則跖之心也。故人不可以不爲善也。雖小善而必爲。然後能爲大善。舜之所以爲舜者。以其樂取諸人以爲善。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從之莫

能禦也。然則如之何斯可以爲善矣。曰。修身也。踐言也。修身者必敬。踐言者必忠。忠與敬者。善之大端。入德之要也。故曰修身踐言謂之善行。行篤敬則行修矣。言忠信則言道矣。故曰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又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此行修言道所以爲禮之質也。苟無其質。雖習于曲禮威儀之多。君子不謂之知禮。晩周之衰。天下士大夫既其文而不既其實。莊周寓言矯弊。遂以爲忠信之薄而道之華。此豈吾聖人所謂禮云禮云者乎。

禮。聞取于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君子有財以給天下之求。有道以應天下之問。其心必欲無一夫之不獲其所。而天下之人皆至于道。聖人在上則行其道。聖人在下則懷其志。故堯舜所以猶病于博施濟衆。而孔子乃于其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豈取人而往教所得周哉。蓋取人則失己。往教則枉道。聖人中道而立。使天下之人皆得取于我。而來學以求正焉。則已立而給不匱。道大而應無方。然後天下之人皆得預被其澤。而有足者咸可以至于斯。此禮所以在彼而不在此也。

文之以禮樂

孔子曰。立于禮。成于樂。孟子曰。禮者。節文斯二者是也。樂者。樂斯二者是也。君子之爲人。不惟率性守質而已。固有禮樂以文之也。今人有大其居者。知丹臒之爲麗。則必塗其垣牆。然後謂之富室。有愛其身者。知衣服之爲美。則必飾以組繡。然後謂之備服。此庸人匹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修性

學道反不能焉。豈禮樂之不及歟。蓋以謂不足爲而不爲耳。天下之咎莫大于不足爲。不能爲者次之。不足爲者曰。禮與樂者。人之文也。吾將遊乎天而皆不足爲也。孟子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者是也。不能爲者。孳孳焉拳拳焉。守一善占一藝以終其身。則其無咎也亦有間矣。彼之自絕于禮樂者。其學蓋出于老氏。齊其上下。等其君臣。漠然欲置天下于無。而人之所以相生養之道。與其所以懽欣交通之情。皆不若相忘之爲愈。此其寡恩于禽獸也甚矣。嗚呼。胡爲學聖人者。反樂此之異哉。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之勇。冉求之藝。所守一善占一藝以終其身者。雖然。禮樂非有異于人之性也。學者止于道焉而已。性者道之質也。禮樂者道之具也。上焉者生而能之。中焉者學而能之。下焉者勉而能之。及其至也。皆謂之成人可也。然則聖人豈異于人哉。

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嗚呼。孔子之生。所謂不幸之幸者也。不幸而生于世衰道微。終以窮死。復幸而得賢弟子。有顏回者師其道于當時。有孟軻者師其道于後世。而聖人之道。庶幾乎有傳。雖然。吾嘗謂爲顏回者易。而爲孟軻者難。揚雄所謂在則人亡則書。其說蓋亦未盡也。譬夫見龍而象龍。與不見龍而畫之者。形容具存。而耳目可及。故象者易爲力。若夫目之所未嘗見。耳之所未嘗聞。而區區求諸有無之間。而擬其形容耳目者。難爲功也。雖然。聖人之道。言所不能傳。而非言亦無以傳。是故善學者因其言而求其心。躍然有得于中。然後合之于聖人之道。果無以異也。而後爲之。是亦聖人也。故見而師之于當時者易。聞而師之于後世者難。

知其難而能難者。後世有孟軻一人而已。孟軻眞知孔子者也。故其言伯夷、伊尹、柳下惠。以謂皆得聖人之一偏。而獨推尊孔子爲集大成。又從而爲之辭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故言伯夷之淸。柳下惠之和。伊尹之任。則譬之以力。孔子之集大成。則譬之以巧。蓋巧者能中。而力者能至也。夫射者期至于的也。有力者皆能至。其在東西上下。未可知也。惟巧者能中于的。故孔子之道。無可無不可者也。伊尹、伯夷、柳下惠之道。或淸或任或和。皆東西上下者也。孔子之道。聖人之中也。行之萬世而無弊。伯夷、伊尹、柳下惠。聖人之過也。天下之賢者行之而無弊。不肖者行之而有弊。天下之智者行之而無弊。愚者行之而有弊。其中者。常道也。其過者。權道也。伯夷、伊尹、柳下惠之憂後世也深。孔子之慮後世也大。其立教異也。其心則皆聖人之心也。故學者必明夫聖人之心。此不可不知也。

浮沚集卷三

策

兩漢興亡

愚嘗謂國家之興亡天也非人所能爲也一歸于人不可也雖然因是人之言而興則是人之功也因是人之言而亡則是人之罪也一歸于天不可也攷諸兩漢之興亡則斷可知矣何也夫西漢之興始于韓信之一言其亡也始于張禹之一言然而西漢之興亡亦非二人者能爲之也東漢之興始于邳彤之一言其亡也始于胡廣之一言然而東漢之興亡亦非二人者能爲之也請捨其說而備言之夫漢興之初劉項雌雄之未判高祖猶豫而未決得韓信一言遂任武勇封功臣決策東向傳檄而天下定矣世祖□得二郡之助而衆兵未合議者欲因二郡之衆建策入關向使從其言是委成業而臨不測漢之爲漢未可知也邳彤廷爭光武一悟而大功立矣夫二京之興是二人之力也孝成之世日食地震災異洊臻吏民上書皆言王氏之盛張禹以國之元老天子猶豫躬萬乘而下問焉禹乃私己畏禍不斥言其弊反引春秋之事以爲詭說王氏既固而漢祚之基絶于此矣質帝之沒建立之權係于大臣胡廣以國之舊臣朝廷倚重不從李固之忠言而苟合梁冀之邪謀昏主立而漢室衰矣二京之亡此二人者實任其責也

故曰由是人之言而興則是人之功也由是人之言而亡則是人之罪也一歸于天者非也然而兩漢之興亡雖因是四人者而求其所以興亡蓋亦久矣周之於穆不已詩人以爲天之命夏禹之立啓孟子以爲天與之則夫社稷之興亡豈一人之力哉且以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智者用其謀勇者用其力人人皆以爲可立取也陳項之鋒銳不可嬰高祖非有祖宗積累之休德澤施于民之久也然而奮衣提劍七年而成帝業成功之速抑何由而致之哉新室之亂盜賊強梗羣聚山谷磨牙搖毒以相噬螫世祖之興語其才非若高祖之英雄也語其謀非若高祖之洪遠也然而奮臂一呼四方響應昆陽之役一舉而天下爲漢宜陽之師不戰而赤眉束手者此豈一人之力哉及其衰也西京自成帝而東京自桓靈之後庸君繼出禮樂政教不足以維持國家恩惠德澤不足以浹洽生靈委政外家權臣擅命因緣積習以底于亡其間略無一君聰明睿斷爲之扶衰振朽此又豈人之所能爲哉故曰國家之興亡天也非人之所爲也一歸于人不可也雖然人臣之言不可不愼也兩漢之興後世必歸其功于韓信邳彤故讀其史則有深嘉而屢歎者矣兩漢之亡後世必歸罪于張禹胡廣故讀其史則有憤懣而謾罵者矣皆不可逃于後世也嗚呼人臣之言不可不愼如此昔唐高宗之世幃房易奪大臣不從李勣以老臣輔少主天子委誠取決勣乃畏禍從而道之武氏奮而唐之宗族戕滅殆盡國祚幾絕議者以幾于一言喪邦此張禹胡廣之類哉然而國家之有是事也是人也亦天之爲也故學者讀其史而泥其迹亦何異于指釜爲魚哉愚所以推其意而併以獻焉

風俗盛衰

今之天下古之天下也一何異于古乎古之民今之民也一何乖于今乎豈九重睿聖不迨堯舜禹湯之隆而二府登賢非禹稷皋陶之盛耶然則十八路之地數百州之民倉廩實而禮節或未治既庶富而教化或未及積習之俗未革于忠厚漸漬之風尚溺于偷薄將誰責之而可百里之縣未得其令也千里之郡未得其守也是以主德不宣恩澤不流而民之利害壅于上聞也則雖吾君吾相相與願治之勤竊病下民之未盡知也豈非爲吏者鄙不足以推君之治而致之民則所以治者未必治歟嗚呼甚哉民之無知習見善則安于爲善習見惡則安于爲惡郡守縣令民之師帥而風化之所瞻也道民之道可不愼哉攷自載籍之傳其治道之得失習俗之美惡流風遺烈百姓猶有存者故太王好仁而邠之人貴恕僖公好儉而晉之人蓄聚燕之人敢于急召公之遺風也朝鮮之人至于有禮箕子之教也長纓鄙好且變鄒俗紫衣賤服猶化齊風故聖人之于仁義深矣其于教也勤而不怠緩而不迫欲民漸習而趨之至于久安而成俗也故三代御俗有風化有法制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汙者修悍者愿躁者慤農莫不以力盡田賈莫不以察盡財工莫不以功盡器士莫不以道盡學此風化之至也分地以建國度土以居民正井邑均賦稅宮室器用各有制衣服飲食各有度此法制之行也風化所以動民之心法制所以定民之志法制立而風化行故廉恥興而忠厚之俗成薰爲太平垂祀八百年而傳三十六王後世雖法制之去而暴君汙吏毒民以苛刻民有畔心則思先王之仁而不忍去欲爲亂則思先王之義而不敢作蓋其所

以宥民者深而禮義之風未衰廉恥之心未盡也後世欲治之主圖所以治天下者莫不有法制亦莫不有風化然一授非其吏則刑罰勝而仁義之道不行故法制壞而風化不宣于下國異政家殊俗賈誼所謂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爲者此也故有偏舉之政有不勝之俗得良吏則敦厚之俗勝矣得健吏則簡義之俗勝矣得貪吏則盜竊之俗勝矣得酷吏則忮暴之俗勝矣故盜賊所以未息刑罰所以未省庸吏擾之也欲善俗莫若擇吏然良吏之所施設則各論俗而尚教奚必同條而共貫哉若龔遂爲渤海首率以儉約文翁爲蜀先化以學校南陽好商賈召公富以本業潁川好爭訟分異黃霸化以篤厚若是皆救民風之失起不舉之教何必華山之騄耳然後行遠乎竊惟今日之盛豈無若是數人者足以治天下而郡縣簿書期會爲務而風俗壞敗則因循而不爲慮此所以積習之俗未革爲忠厚漸漬之風尚溺于偷薄盜賊或未息刑罰或未省也爲今之說莫如除汰珪符妙簡銅墨以是重其任至其黜陟亦以是則何患乎不若三代之盛時哉

孔門四科兩漢孰可比

嘗謂有聖人之學而無不可成就之才然古之常人每足以過人而後世卓犖高才有不及焉何也是非出于天者不同而所以成就之者異也古之人其所以學于聖人者吾不知其果何事而昔之人嘗以管仲許人者彼乃愀然見于顏色而甚不取之至于子路則曰吾先子之所畏也夫子路之才不過足以宰百里而管仲相桓公霸天下其功烈赫赫如此是人也乃獨羞其所大者而深畏其所小者此其志豈不

欲爲管仲之所已成者。而進夫子路之所未就者歟。蓋其學不同也。是以劉向比仲舒于伊尹。而歆以謂師友淵源。未及孔門游夏。此誠知言。故爲樂正子得聖人所學之要。孟子曰。樂正子善人也。信人也。夫學者至于自信則本立矣。積而充之以至于聖人無疑也。然則士之學。亦必先正其本而成就其大。則必有大過人者矣。此孔門之學。其見于答問之間。雖循循有序而不相躐。然自洒掃應對以上。要皆所以去其養心之害。而導夫至正之路。必使至于確然自得而後已。夫是故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而孔孟之徒所尊畏者。不過四科。至于他所學存于己。亦皆有過人者。是非謂其才皆足以過人。謂其得聖人之學者。亦各因其仁智之見而成就其才。此學不傳而道不明于天下。士之習尚。又或蔽于一時之俗。而激于當世之風。若西漢之尚功名。東漢之尚名節。及方之孔門四科。則不可同日而論。蓋嘗觀其名實。班班爲史氏所稱道者多矣。然而齷齪廉謹。無能往來。當時以爲德行。而不可方之顏閔。從容平勃。遨遊二帝。當時以爲言語。而不可比之宰我子貢。附會陰陽之說。牽合異同之論。當時以爲文學。而不可比之游夏。發奸摘伏。條秩可觀。當時以爲政事。而不可比之冉有季路。又其間卓然爲學聖人者如揚雄。蓋後之人嘗比之孟子。則四科之列優爲之也。而觀迫于禍患。曾微顏子之樂其貧賤。而著之于書。乃不如子貢之足以知聖人也。又況其餘乎。嗚呼。觀人者亦必求其所以存于心者。而不必事爲已效。若顏子之學孔子。蓋嘗存心于視聽言動之間。而得之于哀樂未發之際。其所以未至于聖人一間者。特有見于所立卓爾之故。孔子已許之可以共其出處。則得其所設施。又可知矣。若夫宰我、子貢、冉有。學聖人之道者也。雖于孔子之道

有所未至。而皆足以知聖人之要。故其所謂德行言語文學政事也。非後世所謂德行言語文學政事也。雖然。是數子雖不得盡用于世。得夫聖人明之以有聞于後世。故學者因以得其言而攷之。若兩漢數百載間。豈無豪傑特立之士。能傳聖人之學于千百載不傳之後。不幸不得有爲于世。而又不幸不得聖人發明。而雜出于傳記。猥與下槩同流。亦不無其人。而愚亦謂黃憲、徐孺子。眞顏子之流。至于沈其光耀。而不得聞者。夫豈少哉。

策問

聖賢之學

問。昔吾夫子居于洙泗之間。從之遊者三千人。而顏子最稱高弟。後世學者皆曰吾師攷其志業。蓋淡如也。簞食瓢飲。不改其樂。夫子稱其賢。不遷怒。不貳過。夫子稱其好學。乃若言志。不過願無伐善、無施勞而喟然之歎。則曰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若與今之所謂學者不相似。然何夫子與之同其行藏。而于爲邦之問。告之以王者之事。古人不吾欺也。遐想高風。若有不可及者。抑不知夫子之門。果何所學乎。夫以孟子之雄才卓然名世。宜其前無愧于古人。乃其所願。猶吾夫子學。而所以推稱顏子。蓋嘗以爲與夫禹稷顏回同道。學者論世尙友。不可以不知也。昔人嘗以子貢賢于夫子。嗚呼。賜也猶不敢望回。況于夫子哉。夫人之知人。不若自知之審。此無足疑也。而世之學者。皆曰夫子大聖人也。顏子大賢人也。而去孔子

一間者也。此可以爲知言矣。然猶意其人云爾吾亦云爾。抑不知孔子之所以爲聖者果何道。而顏子之所以賢而去聖人一間者果何事。使孟子生于孔子之時。亦將並駕其說于天下乎。將果如其所願而學之乎。如其學于孔氏之門也。比德顏子。又將孰先而孰後乎。讀其書不知其人不可也。如或知之。使後之學者。知聖人之道。將何自而入。入聖人之門。復何修而至。韓愈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信斯言也。聖學之不傳久矣。有人于此。猶見聖人之心。默得聖人之道。是得其傳于千載不傳之後矣。是亦吾孔孟之徒矣。此學校所以當講也。各示所見無隱。

司徒典樂之教

同孔孟而上。教化一出于官長。司徒以待萬民。典樂以待國子。自堯舜迄于成周。未之或改。豈人心固同歟。讀其書。嘗聞其略矣。三教六德六行六藝。司徒之任也。直温寬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樂德樂語樂舞。典樂之任也。兩者爲教。將同乎。將不同乎。何其待之異也。抑又有可疑者。成千樂學之終也。爲國子者。豈皆不待下學而能立于禮乎。實則不至。躐等以賊夫人之子。非先王之用心也。若聖與仁。吾夫子所不敢居也。司徒與民固遠。將躬率以正。善其耳目。且猶不可。況載色載笑。告之話言又可乎。乃能使鄉人共進此道。其術安在。周公必不我欺。遐想遺風。使人抱經而嘆。何其高且遠也。今諸君從事于茲。出于天子命之。亦古所謂教官之屬也。若孔孟而下。曰師曰弟子云者。乃王澤既熄之後。羣臣遊士區區憂世之所爲。私淑艾可也。不足爲今日言也。

好惡

問章子通國皆稱不孝而孟子爲之禮貌仲尼賢于堯舜而魯人以爲東家丘夫人好惡之相絕豈直爲尋常之間哉昔人有問于吾夫子者曰鄉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此其爲好惡之說甚審也然而物我異觀是非相埒彼其善者曰吾所好者善也所惡者其不善也然則所謂善與不善又孰從而定之哉嗚呼善惡好惡不能定于一鄉而況于天下乎昔許劭有人倫鑒汝南之俗號爲月旦評至同郡畏其名節豪傑資其品題其所裁量遂爲覈論豈其知人之性素明成敗之迹已驗歟【案】此下有闕文

王道

問三代以來一姓傳有天下受命而王歷數久近皆天也然而必以有道而興無道而亡是以周過其歷秦不及期由漢迄唐罔不由此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敢問歷代之所以興者何道所以亡者何事孔子孟子言王道詳矣諸生習乎詩書禮樂之文心乎仁義道德之實達乎三王之法而覽乎歷世之道見其始而知其末聞其風而知其自敢問王道之所以爲道者何道也必有取法于斯若孔子孟子云者何事也歷世得之多得之寡者何代也損之益之施于今者何宜也詳言之無隱

孔門數子得失

問孟子嘗謂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奮乎百世之上百世

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且仲尼之于二子者。可謂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也。從之遊者。洙泗之間。闇闇行行。疑者有質。問者有答。惑者有解。失者有救。親炙漸摩。所得博矣。蓋非特聞風而已矣。三千之徒稱善。七十二子又豈有頑懦鄙薄之比哉。然而以由之果而有愠見之稱。以求之藝而有聚斂之貪。以賜之達而有貨殖之汙。宰予忘父母之愛而必于短喪。子夏捐道義之樂而悅于紛華。數子之失。古人不我欺也。以爲質之不美歟。則其賢又列于四科焉。以爲自外入、不能盡性之所充歟。而孟子謂聞夷柳之風。其效若此之盛。豈吾聖人又或少貶耶。抑古之學者。入道自有攸趣。未易窺較歟。不然。胡爲其然耶。諸君。仲尼之徒也。于數子之得失。商確之審矣。明以復我。

君子小人

問爲天下者。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此甚不難知也。自古人主。亦未嘗欲用小人。而不欲用君子。然而卒用小人而不用君子。以至于亂亡者。誠亦不明。夫君子所以爲君子。小人所以爲小人而已矣。且以治世之君。以君子爲君子而用之。亂世之君。以小人爲君子而用之。甚哉。君子小人之難知也。君子于此必有道矣。諸君一日從事于斯。如有道人主進君子而退小人。使昭然不疑于其間。將何爲說。願預聞焉。

賈誼馬周所言

問古之人有一言而可興邦者。不可以不知也。漢文帝時。幾至刑措。而賈誼有流涕太息之言。唐至貞觀。米斗三錢。外戶不閉。可謂治平矣。而馬周所建言。皆切一時。蓋天下未嘗無事。惟其安不忘危。所以常安。

治不忘亂。所以常治。雖堯舜之爲君。禹皐陶益稷之爲臣。不能忘儆戒于無事之時。國家承平百有餘年。自三代以來。未有如今日之盛也。然欲不忘儆戒于無事之時。以防危亂于治安之日。將亦有所謂流涕太息事有切于一時者乎。夫賈誼洛陽年少。馬周常何家客。彼皆有王佐之才。諸君自視。寧將歉然。盍亦言之。以觀諸君之才之識。如何其小大遠近也。

學校科舉

問爲天下者莫急于得才。學校所以養才也。科舉所以取才也。方今內有太學。外有郡縣之學。太學養士數千百人。郡縣之學。多者數百人。少者數十人。不爲不盛矣。而科舉三歲所取進士經律特奏名率千數百人。不爲不多矣。然而朝廷議者。猶患人才之難。夫豈養之之道有所未至。而取之之法有所未盡乎。將欲學校之間。講所以養之之道。以益今日之所未至。科舉之外。設所以取之之法。以廣今日之所未盡。亦有說乎。諸君從事于斯久矣。必知其說。知其說而不以告也。可乎不可。

煮海榷酤之禁

問煮海榷酤之利。縣官經費。仰給居多。或曰非三代之法。此甚高之論。不可行于今。然而利之所在。民自從之。雖日殺之不可禁。今郡縣斷罪。犯此兩禁者日相屬也。夫既曰利矣。爲國者曰利吾國。爲民者曰利吾身。夫焉得而禁之弛之。弗禁固不可也。禁之已迫。又將可乎。蓋犯此兩禁者。類皆無賴等死之人。禁之稍寬。則容奸而爲利。迫之已甚。則羣聚而爲盜。此不可以不長久慮也。如欲弛其禁。易其法。使國有歲入

之常。而民免抵罪之虞。豈無策乎。諸君生長于斯。固所耳聞而目見者也。其必有憫焉于心者。試爲詳言之。

本朝治法

問宋有天下。百數十年。朝無威福之臣。野無豪猾之奸。內無寇攘之變。外無夷狄之虞。自三代以來。未有天下治安無事。若此其久也。其間聖祖神孫。盛德相繼。創業垂統。必有可傳之法。持盈守成。必有善繼之事。自天子詔書。朝廷故事。至于名臣奏議。天下所耳聞而目見者也。諸生有志于仕。可得不知乎。詩云。於戲前王不忘。試爲講之。以爲今天子之獻。

佛老與儒者之道同異

問近世學士大夫。多引佛老之說。以輔六經之旨。其論甚高。末學晚生。尙不能知其言。況能達其心乎。彼其爲老者曰。道先天地生。吾道尊。爲佛者曰。天上天下。惟我獨尊。爲儒者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吾道尊。此特戲論爲勝負之說。非學者之談也。學者或以謂老佛與吾儒。皆明一性。其道同。或以謂老氏廢仁義禮樂。佛氏棄君臣父子。其道異。昔人蓋有以是三者異同爲問。其爲說者曰。將無同。當時以爲名言。夫所謂三語者。果同乎。其不同乎。果同也。則三者盍混而爲一。何紛紛其多門乎。果不同也。則老佛之言。豈得以證六經之說乎。此不敏之所疑也。諸子直諒多聞。試爲略其立教之迹。而明其爲心之道。以定異同之論。啓茲未悟。同于大通。虛心以俟者也。

孟荀揚文中四子是非

問天下之所難知者非是非之難知也似是而非者難知也似非而是者難知也孟軻之書七篇力陳仁義之說而或者疑其說時君以湯武之事荀況之書三十二篇深明大儒之效而或者疑其有性惡之論揚雄之作法言采掇孔孟學行之意或者疑其著劇秦美新之書王通之爲中說規模論語答問之義或者疑其房杜諸子無所稱述此四書者與五經諸史並行于世學者之所習也攷其言與其人其似是而非耶其似非而是耶明以復我使不陷于邪說以應朝廷之令不亦善乎

浮沚集卷四

序

易講義序

易之爲書。伏羲始作八卦。文王因而重之。孔子繫之以辭。于是卦爻彖象之義備。而天地萬物之情見。聖人之憂天下來世其至矣。先天下而開其物。後天下而成其務。是故極其數以定天下之象。著其象以定天下之吉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順性命之理。盡變化之道也。散而在野。則有萬殊。統之在道。則無二致。所以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者。道也。兩儀者。陰陽也。陰陽一道也。太極無極也。萬物之生。負陰而抱陽。莫不有太極。莫不有兩儀。絪縕交感。變化無窮。形則受其生。神則發其知。情僞出焉。萬緒起焉。易之所以定吉凶。生大業也。故易者。陰陽之道也。卦者。陰陽之物也。爻者。陰陽之動也。卦雖不同。所同者奇耦。爻雖不同。所同者九六。是以六十四卦互爲其體。三百八十四爻互爲其用。遠在八荒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暫于瞬息。微于動靜。莫不有卦之象焉。莫不有爻之義焉。至哉易乎。其道至大而無所繫。其用至神而無不存。時固未始有一。而卦亦未始有定象。事固未始有窮。而爻亦未始有定位。以一時而索卦。則拘而無變。非易也。以一事而明爻。則窒而不通。非易也。知所謂卦爻彖象之義。而不知所謂卦爻彖象

之用。亦未爲知易也。由是得之于精神之動。心術之運。與天地同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然後可以謂之知易也。雖然。易之有卦。易之已然者也。卦之有爻。卦之已見者也。已形已見者。可以言知。未形未見者。不可以名求。則所謂易者果何如哉。此學者所以當知也。

禮記講義序

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皆出于性。非僞貌飾情也。鄙夫野人。卒然加敬。逡巡遜卻而不敢受。三尺童子。拱而趨市。暴夫悍卒。莫敢狎焉。彼非素習于數與。遵譽于人而然也。蓋其所有于性。感物而動者如此。天尊地卑。禮固立矣。類聚羣分。禮固行矣。人者。位乎天地之間。立于萬世之上。天地與吾同體也。萬物與吾同氣也。尊卑分類。不設而彰。聖人循此制。爲冠昏喪祭朝聘鄉射之禮。以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其形而下者。見于飲食器服之用。其形而上者。極于無聲無臭之微。衆人勉之。賢人行之。聖人由之。故所以行其身。與其家。與其國。與其天下者。禮治則治。禮亂則亂。禮存則存。禮亡則亡。上自古始。下逮五季。質文不同。罔不由是。然而世有損益。惟周爲備。是以夫子嘗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逮其弊也。忠信之薄。而情文之繁。林放有禮本之問。而孔子欲先進之從。蓋所以矯正反弊也。然豈禮之過哉。爲禮者之過也。秦氏焚滅典籍。三代禮文大壞。漢興購書。禮記四十九篇。雜出諸儒傳記。不能悉得聖人之旨。攷其文義。時有牴牾。然而其文繁。其義博。學者觀之。如適大都之肆。珠珍器帛。隨其所取。如遊阿房之宮。千門萬戶。隨其所入。博而約之。亦可弗畔。蓋其說也。其粗在應對進退之間。而精在道德性命之要。始于童幼之習。而卒

于聖人之歸。惟達古道者。然後能知其言。能知其言。然後能得其理。然則禮之所以爲禮。其則不遠矣。昔者顏子之所以從事。不出于視聽言動之間。而鄉黨之記孔子。多在于動容周旋之際。此學者所當致疑以思。致思以達也。

論語序

聖人達則化人以德。窮則教人以言。其窮也。其達也。皆天命之以成人而已。堯、舜、湯、文、化人以其德者也。孔子、教人以其言者也。由堯舜至于湯五百有餘歲。其化寖失。而湯救之。由湯至于文王五百有餘歲。其化寖失。而孔子救之。由孔子至于唐千有餘歲。其化寖失。而未嘗無救之者。蓋聖人之德不可以傳。而其言可以載也。德不可以傳。而其化行于五百餘載之間而已。言可以載。故雖無聖人出而中人行其言。亦可以教化于天下矣。由是觀焉。則天之于聖人。或窮之。或達之。豈虛言哉。晚周之時。先王之教既以寖息。非特在上無其人。在下亦無其人矣。孔子不得見聖人。又不得見君子。與善人。則在上可謂無其人矣。未見剛者。又未見自訟與好德者。則在下可謂無其人矣。上下無其人。則孰能知之耶。故其事君盡禮。非諂也。而或謂之諂。其稱君知禮。非黨也。而或謂之黨。固不可不疾也。而或以疾之爲佞。名不可不正也。而或以正之爲迂。于宋則有桓魋之患。于魯則不免叔孫之毀。或厄于陳。或屈于衞。可謂不見知于上下矣。當是時。內之人能淺知之者。子貢而已。能深知之者。顏子而已。外之人或小知之者。達巷黨人而已。能大知之者。儀封人而已。嗚呼。可謂窮矣。其窮如此。亦可以已矣。然猶與物紛紛役役相應以言者。亦曰天命我、

以其言教人而已。或見其處己。或見其處人。或有以明其善惡之實。或有以辨其是非之似。或有以救其失。或有以長其善。或當其無事而言之。或因其有問而告之。或試其所爲而稱之。其言雖周旋曲折。千變萬化。無非爲中人而發爾。是故絕之者四。而衆人未能不可不知也。道者三。以君子之德不可不循也。文之未喪將喪。則任于天而已。以非人力之所能爲也。道之將行將廢。則委之命而已。以非人力之所能致也。景公不用也。則其行也速。去他國之道也。桓子不朝也。則其行也遲。去父母國之道也。于陽貨則不見。而于南子則見焉。以勢之有可有不可也。于孺悲而不見。于童子而見焉。以義之有可有不可也。衆之拜上則不從。衆之純冕。則俯身而從之。以禮不可無。而儉亦不可舍也。使之媚己則不諾。使之從仕則遜言以諾之。以正不可忘。而權亦不可廢也。凡此之類。皆可以見其處己也。所罕言者。利命仁而已。以中人之所難言也。所雅言者。詩書執禮而已。以中人之所可知也。教之者四。所以成君子之善也。惡之者三。所以黜小人之惡也。性與天道則或不得而聞。以其未能盡性以至命也。死與鬼神則或不得而問。以其未能保生而事人也。言其樂之所損益。以修諸內者。不可不愼也。言其友之所損益。以求諸人者。不可不擇也。凡此之類。皆所以見其處人也。世之治在于得人而已。世之亂在于失人而已。于舜則曰有五人焉。以其治在于得人也。商則曰有三仁焉。以其亡在于失人也。不累于高名也。篤于仁而已。此至德也。不累于厚利也。篤于義而已。此亦至德也。故泰伯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謂之至德者。以其篤于仁而不累于名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謂之至德者。以其篤于義而不累于利也。不上人也。下之而已。不抑

人也。推之而已。好學不恥下問而謂之文者。以其能下人也。文子薦其家臣而謂之文者。以其能下人也。其志于學。無志于仕。不隱己之所短。不揜人之所長。是人所難爲也。而有以與曾晳與子貢者。以其能爲此也。交久而不狎。富有而不矜。是人所難行也。而有以善平仲與子荊者。以其能行此也。謂臧文仲爲竊位者。以其不仁而無下也。謂臧武仲爲要君者。以其不義而無上也。若此之類。皆所以明其善惡之實也。于管仲則與之仁而不可相廢也。以申棖爲非剛。則剛之名不可盜而得之矣。以微生爲非直。則直之實不可以僞而爲矣。若此之類。皆所以辨其是非之似也。子路能勇而不能怯。則告之以臨事而懼。所以欲其怯也。子貢能辯而不能訥。則告之以予欲無言。所以欲其訥也。司馬牛多言而躁。則告之以其言也訒。所以欲其寡言也。冉求說中道而畫。則告之以聞斯行之。所以欲其無畫也。若此之類。皆所以救其失也。于其問也。或大之。或善之。于其答也。或然之。或悅而進之不已。或樂其才之可育。若此之類。皆所以長善也。以士進而爲君子。以君子進而爲賢人。中人之所可致也。以孝出而爲仁。以仁出而爲智。中人之所可能也。其所欲言非教而出于六者。或當其無事而言之。或因其所問而告之。或試其所爲而稱之者。以教之莫先乎此也。蓋言賢、言君子、言士、言孝、言仁。所以使人之知學也。言政、所以使人之知仕也。知學則不失己。知仕則不失人。子游、仲弓、之問孝問仁。至于爲宰然後問政。則見其急于知學。亦緩于知政也。其言賢則告之以賢。皆所以使人之爲士也。然弟子未嘗稱其士者。蓋以士兼君子與賢。則雖善爲士者。固不足道也。其言孝則告之以孝。皆所以使人之爲孝也。至于弟子稱其孝者。閔子騫而已。孝可謂難得矣。其

言仁則告之以仁。皆所以使人之爲仁也。至于弟子稱其仁者。仲弓而已。仁可謂難得矣。其言政則告之以政。皆所以使人之爲政也。然于弟子稱其政者。子游而已。蓋以政本于孝與仁。則雖爲善政者。固不足道也。其言賢則必繼之以不賢。言君子則必繼之以小人。言仁則必繼之以不仁者。所以使人知仁之不可不爲也。而惡之不可不去也。至于稱子賤之所行以爲貴。而知樊遲之所志可以爲賤也。稱仲弓爲仁。而又稱宰我爲不仁。蓋欲人之知仲弓所行可以爲榮。而知宰我之志可以爲辱故也。嗚呼。其所言所稱以勸戒如此之詳。則其成德者亦宜衆矣。然其卒也。賢無若顏子。君子無若子賤。仁則無若乎仲弓。豈其命有所成。形有所適。而不可損益耶。亦在乎人加勉而已。揚子曰。有學術業。無心顏淵。又曰。希顏之人。亦顏之徒。顏子賢者。猶可希也。又況仲弓子賤乎。且顏子之所以賢者。不在乎他。亦在乎不改其樂也。世之學者。不以富貴動其心。而窮亦樂。達亦樂。是亦顏子之徒而已。詩云。今我不樂。逝者其耋。學者之于學也。猶可以不勉乎。

晁元升集序

元祐丁卯。行已與王文玉璞、同在太學。每見文玉、誦元升、安得龍山潮、鴛迴馬河水、水從樓前來、中有美人淚之句。每想其高趣。恨不得即見。嘗識其姓字簡册。後三年。行已應舉開封。幸中有司之選。而无咎實主文事。是歲元升亦自濟來赴禮部。因得相親。遂同登辛未進士第。今行已元升爲同年。于无咎爲同第子。使行已其初不聞文玉之誦。則行已雖出无咎之門。而亦不知有元升。使行已終不出无咎之門。則元

升雖與行己同年而亦不知有行己。固知人之相知。非偶然也。將與元升別。求元升近文。元升出此編。因使予跋。遂以此書。明日元升遂行。實元祐六年五月四日也。

送季商老下第序

古之所謂士者。其自養也厚。其自待也重。其自信也篤。上之人求之則必知也。知之則必用之。用之則必盡之。卓犖者無不遇之嘆。闒茸者無偶得之幸。故在下者。皆自好而可以無疑也。後之世風教不明。淪于流俗。賢既不能自辨而上之人亦莫之察。朝有混淆之風。下無難進之節。氣勢一去。風流遂遠。故高尚者謂其清勁足以激貪汚。節義者謂其氣槩足以動流俗。乃始見高于當世。而載之傳中以爲異。後世欲有爲之君。又設爲科目以進退天下之士。籠取識拔之術。無所不至。法益密而進者益靡。靡嗚呼。士每賤矣。今之由四方舉于禮部者幾人。由禮部進于天子者幾人。其取之不爲不詳矣。其得之不爲不艱矣。然而士之所以自負者如何哉。上之人所以得人者如何哉。古之法至簡。取人至寡。而賢者必進。不肖者必退。今之法至密。取人至多。而賢者不必得。不肖者不必黜。天下之人非不知之也。謂其無以易之也。朝廷之人非不知之也。謂其無以易之也。嗚呼。其終不可以復古乎。古之以行取之也。故得之。今之以言取之也。故失之。然則非行不足以得人。非言不足以取人。吾于二者有道焉。商老其起予哉。行修而不得進。言工而不見取。曰朝廷之過也。則非也。曰有司也。曰有司之過也。則非也。曰法也。士之才與業。待法而爲輕重厚薄。是法之過也。則安足以得士哉。商老起予者。故其行也。以此說贈之。商老以爲如何哉。異日吾有待

焉。

朱廷隱字大隱序

昔春秋褒邾婁書曰儀甫。說者謂國不如名。名不如字。字、君子之美稱也。所以表其德之實。而發揮其名之義也。同舍朱君。以廷隱其名。深甫其字。若與夫名義違而不得以表其實也。蓋嘗聞隱之說矣。有所謂大隱者。有所謂小隱者。所謂大隱者。非謂隱其身而弗見也。隱于朝。假其位以行其道者也。夫有志乎致君澤民。而于貴賤得失則裕如。弗爲利害。古之有道者。未嘗不以是爲心。此得廷隱之義歟。朱君在太學諸生中。經甚明。行甚修。又嘗以經濟策著之成書。落落數萬言。皆能別白自古是非。區處當今利害。而不爲時學之竊借。苟取世資。允能有志于隱之大者也。于其所學如是。而求售于有司。累進弗獲。吾恐不能終成其志。輒憚進取之艱。而翻然樂林藪之逸也。故字之曰大隱。既以表其德之實。而發揮其名之義。且以佐其志而進也。古之人名之必可言之者。此也。行已與君出相從、入相友。于其稱也。必以正焉。義也。敢以是爲請。元祐二年夏六月丙午序。

儲端中字序

人學然後知道。知道然後善學。博于古今而不知道。謂之多聞可也。而不可謂之善學。善于辭章而不知道。謂之能文可也。而不可謂之善學。然則如之何斯可謂之學乎。在于明吾之善以誠吾之身。明、然後知道之爲道也。誠、然後知道之爲道也。由公之學。以達公之明。以達公之誠。其有不至于道者哉。古之聖人。

皆由乎道。舍是其無適矣。宣和四年九月一日。

李擇之字序

予友李純如之族弟。自蜀來。將補太學生。乞名于其兄。其兄名之曰擇。又使予爲字。予字之曰擇之。擇之之兄與予處。未嘗見其過。蓋能擇道而居之。擇友而交之。言必擇而後出。行必擇而後行。善無小。必擇而爲之。惡無小。必擇而去之。故能若是也。子必是而擇之。亦庶幾其寡過矣。勉之哉。

送劉絜矩序

余有友者十四人。舉于禮部者十人。禮部第其可進。以名上于天子者。孫勰、段萬頃、歐陽獻、崔鷗、王覿。五人者。皆其才力自可以致功名。取富貴。一科目不足爲道。不幸而黜于禮部者五人。余弔之者一人。則李鷹方叔是也。賀之者一人。則吾子是也。方叔之學既成。文既工。而齒壯家貧。無父母兄弟可以爲樂。蠭然如人瞽。汲汲覓一官以畜妻子。以顯父母。以行其志而不可得。此非有以不若人也。此而後可以言命也。故余弔之者如此也。吾子年最少。二親富于春秋。兄弟無故。不身營衣食。以優游文籍間。人生得如此樂者能幾哉。吾嘗以爲人必有所艱難勞苦而後知道。安貧賤而後享富貴。如天使吾子于此既得之。則其進未可知也。既未得之。且能不爲淺人者戚戚怨有司。非同列負抱其業而歸以益進。其所未至者如此。則其進豈易量哉。故余賀之者如此也。余遊京師今六年。百無一得。且受于天者有不可移之愚。不能伺候時俗可否。獨知古人爲慕。汲汲于前修之言。惟日之不足。謂不得于此。必有以取聞者。以是齟齬齟齬。

不與世俗合。至于藝者聆其聲音而翔笑之。醫者見其狀貌而通侻之。雖百此顧自信益厚。終下爲是易操。此皆吾子親見之者也。顧余心之樂者爲如何哉。所以自負者爲如何哉。去年秋。從試于有司。進既不獲。固獨喜之。謂天其必有以大畀于我者。則益進吾道以迎受之。古之大有爲者。未嘗不如是。則吾何爲遽戚戚耶。此余之志也。今又將進于子矣。吾子以爲如何哉。吾子頎乎其形脩。溫乎其辭順。才楚楚而志卓卓。吾知其不爲塵埃中人也。要當進于其大者遠者。則必渾渾浩浩。無愧千古人而後可也。則失之于彼。安知其不得之于此耶。故有以弔方叔者弔子。而子信之。則其進、余不敢知也。以余之所以自喜者。爲吾子之賀。則余之心也。所以望于吾子者也。吾子以爲如何哉。鄉之人有以弔子者。亦必以是謝之。曰。盍爲周子賀也。

送強應物序

吾之病在好強人以善。人之惡余者。獨不察余心也。讀聖人之書。則行聖人之道是也。今之人將取利于聖人之書。反顧聖人之道。邈若胡越不相及。此又何哉。余之心蓋欲人皆至于聖人之道。而無苟夫世云爾。今則又將強于子。夫昔也吾與子未嘗有一朝之好。遇子于樂子之室。子必以余爲可語者也。其行也。請余言。余將不言。是以余爲簡子也。言而不實。則于余心有歉然者。余且言之。其好之。其惡之。吾無憾焉爾。子且謂無鹽、嫫母。塗以朱鉛。飾以翡翠。而毛嬙、西子。蒙以蕭艾。被以縕絮。則將以爲孰美乎。是必曰毛嬙西子美也。毛嬙、西子而美。是天下之美。果不在外也。士之學也。何異于是。學病乎不篤。不病乎無實。病

乎無實。不病乎無名。若子好名者也。以充其實。則其發也光。欺人以借譽。徇人以飾佞。以掩惡媚世爲得。以不矜細行爲能。賤丈夫之事也。盍退而自省。其于聖人之道。爲是乎。爲非乎。而後行之。退之曰。內不足者。急于人知。霈然有餘。厥聞四馳。余嘗取以爲戒。夫天下之人。皆可以爲賢。皆可以爲聖。其志不遠。則其求道不深。道不可一日成也。求之深者得之多。得之多者發之易。子欲以道勝人乎。譬夫一夫之強。百人之弱。而相與鬬。一人雖強而必困。百人雖弱而必勝者。其資之有衆寡也。子行矣。厚而資。吾見其慮之而足于心。言之而足于口。行之而足于身。揚之而足于名。不求勝于人。而天下之人莫能勝。夫人亦在勉之而已矣。

送何進孺序

曾子之後有子思。子思之後有孟子。曾子于仲尼之門。最爲魯鈍而朴野。然仲尼後能傳聖人之道者。曾子一人而已耳。曾子之學。見于孔門弟子所記者。論語是也。乃若孝經。孔子爲曾子而作也。孟子曰。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曰有。又曰。事親若曾子可也。曾子之養。蓋養志也。非養口體也。聖人之學。自灑掃應對。以至人孝出悌。循循有序。故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後世學者。大言闊論。往往以孝悌爲君子易行之事。若不足學。而以道德性命之說。增飾高妙。自置其身于堯舜之上。退而視其閨門之行。有悖德者多矣。若人者。其自欺者歟。其視曾子。獨不愧乎。永康何君進孺侍其親。致政而歸。告人曰。吾少不敏。不知事親之道。吾歸。將思所以供膳羞珍好藥石百物。間起居安否飲食寒煖之節。以順適其

志意。安車几杖。出入閭里。訪故舊朋友。具酒食燕樂。後生小子。攸德問業。相從往來。載色載笑。如是以盡其親之歡。則吾之志庶幾無憾。余聞。喜而歎曰。幸哉有子如此。上可以無愧曾子。而進于聖人之學將不已者也。然余爲之說曰。孔子嘗語曾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聖人之語道亦至矣。曾子得之于一言之間。欣然而解。曾無觝滯。此與顏子于吾言無所不說。亦何異也。然則曾子之學乃至于此。豈聖人窮理盡性。必本于孝悌而然耶。抑曾子魯鈍朴野。其受道之質與衆人不同乎。進孺天性好學。敦厚而疏通。其受道之質。過人遠矣。今也又能思事親之道以自盡。其他日學問。將進于曾子無疑。因其行以贈別。

新修三門檀施名銜序

理有默定之分。事無適然之合。人之所作。乃天之所爲。物之所起。乃時之所至。古今一道。上下同流。是故逆數可以知來。前識以之垂記。符節之同。毫釐不忒。粤有永嘉郡之支邑。瑞安縣之閑心普安禪寺者。肇基乾符。錫名大順。始自杉坑。遷于西隩。山名龍就。案號三台。前峯城列。後岡屏峙。林巒環複。氣象豐隆。眞達人之道場。棲心之福地也。國朝隆平。度僧日廣。昔構既盈。益以前基。爲之重門。以限內外。逾三十年。草創未完。前管勾僧者道珂。選于徒衆。得師奕祖。屬幹其事。永嘉俗故樂施。然方趨城邑闤闠。揭榜大書。廣事供設。以張聲譽。奚暇顧此幽隱寂寥之地。以修默施。不祈之福哉。故奕祖靳靳累歲。不能有成。一日竭然南遊。竝郡行次長溪。蓋未累馹。邑巫許公得之。欣然若有宿契。出俸二萬。邑人聞之。莫不喜捨。于是得

錢三十萬以歸。求材僱工。不日而就。巍然雄麗。映冠山谷。望之者愕視天宮。由之者恍迷華藏。莫不合掌肅恭。歡喜讚歎。夫以數百年之基創。至珂而加闢。僧奕祖之營造。遇許而乃成。天人相因。時物竝至。事若偶然。理宜定數。略誌檀施之姓名。以紀歲時之符會。蓋經始于政和元年孟冬。落成于八年之孟夏。許公名邦。字邦直。永嘉橫陽人。學行官業。皆有稱述。其餘名氏。列諸碑陰。以詔後來。

記

介軒記

佛者安時避喧于崢水之上。得拳石之地爲之居。名曰介軒。其游景曇屬予爲記。予曰。俞如何。曇曰。斯人也。厭世俗之煩混。樂山林之清虛。脫講席而勿顧。慕幽人之與俱。獨一軒以寄傲。將終身而不渝。予曰。是道也。節士之所守。而通人以爲瘉者也。且夫彼佛之徒。識心達道。則有無同體。喧靜一途。拳然之石。有大地之載。蝸然之室。有四海之居。夐然獨立。而萬物不能易也。死生不能變也。豈非所爲介乎。曇曰。唯唯。吾將命請進于斯。于是敍而爲之記。

閑心普安禪寺修造記

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吾于小溪。得僧顯琛焉。小溪蓋隸于温州東踰嶺陸行三十里至陶山。自陶山江行五十里至瑞安縣。由縣乘平河北行七十里至州。居民遠僻。依山生活。地褊艱食。苦作以自給。故

其民敦重信義。愛惜生理。不肯爲鬬訟以干州縣。琛處其間。和樂慈惠。信于一鄉。鄉人愛而不狎。敬而不疎。熙寧九年。吾家始得吉地其鄉。爲二墳。與琛之居相望。蓋所謂閑心普安禪寺者是也。由寺而南。循山西行三四里。是爲周灣。吾祖葬焉。由寺而南。渡溪。西南行四五里。是爲燥原。吾母葬焉。周氏子孫。歲時來省二墳。必見琛。琛護視二墳。不以利焉。而以初吾祖父葬時。祖母年已高。嘗語琛曰。婆子亦不久于世矣。他時殖骨此土。幸歲時臨視以慰幽魂。越數年。吾祖母果棄養。遂以合葬于祖父之墓。琛能不忘其言。凡時節朔望。必與其徒設香果茶湯。雜作佛事墓上。鄉民因之往來奠謁。遊觀不絕。至今數年。遂爲故事。而琛每至墓上。與周氏子孫數數泣下。蓋天資仁慈人也。元祐八年。某侍親歸省墓下于是。蓋去鄉里仕于王朝者。已十數年。而琛年方六十餘。尚強壯無恙。訪其居。非昔之比。琛揖吾父子。由新路登白雲亭。循坡而上。入門。又循西廡。觀僧堂。登方丈。覽左右軒。復下循東廡而南。視廚倉庫院。觀新鑄鐘。訪其弟子道珂之室。琛曰。是皆顯琛與道珂十年之勤。昔之敝者更新矣。昔之庳者更崇矣。今之所完。昔之所缺者也。今之所有。昔之所無者也。居者獲安而遊者起敬。以示後人。可無述乎。且琛也老。幸可以休。珂才能主寺事。珂不敢以辱尊公大筆。敢屬之吾子。以幸吾門。嗚呼。是不可以無述也。惟琛之慈惠。故人之從也悅。惟珂之強敏。故事之成也易。彼其完且有矣。亦既崇且新矣。而琛也獨能不居其成。雖曰未學。其達道不遠矣。故吾以謂慈惠者德也。強敏者才也。不居其成者道也。合是三者。舉而措之天下無難矣。是爲述。

浮沚集卷五

書

代上執政書

某聞居上位而不援乎下。則賢不可得而用。居下位而不求援乎上。則雖賢而不獲用。使仁人君子無意于天下。則上下不相爲用可也。苟有意于天下。如之何見賢而弗用。與其身自賢而弗求其用哉。某誦斯言久矣。未嘗敢聞于人。恐不知者以爲好大而欲人之尚己也。夫好自大而取尚于人。君子之所不爲。某雖不敏。顧舍所學而願爲之乎。然今日特有獻于閣下者。以閣下可以聞此。而某亦可以無自疑乎此也。閣下以道德相天子。拔取天下之才。共爲太平。而天下之吏。奮然各自淬厲。以僥覬萬一。如飢者待哺。勞者乞休。且不知其幾何人。此其志豈無望于閣下哉。而某之遲鈍不及事。未嘗斂衽執版。趨進于左右。又無當世顯名。在人耳目。迺欲卒然以尺一之書。自別于衆人。而求閣下之知遇。某雖自信不疑。已使閣下何從而信哉。然某未嘗言。安知閣下之必不信也。某自少時讀書應舉。粗爲有志于其大者。未嘗碌碌隨時俗上下。得官十餘年。困于奔走簿書之間。無所效其長。然某亦區區不敢廢職。而亦不敢以謹職爲能。閣下試度某之志與閣下之事。孰先孰後哉。昔舒元輿嘗上書自薦于唐文宗。當時執政不察其心。過以

浮誕爲廢至今有讀其書者爲之太息某之事實類此然閣下之賢不可與李宗閔比也醜明蔑惡堂下一言叔向親援其手曰子如不言吾幾失之矣夫言之不可以已如此且以某之不肖方拙而寡與苟不自言其誰爲某言哉故某不避狂易之誅而以聞于閣下也閣下以爲如何哉干冒鈞顏伏地待罪

權樂清上韓守書

竊惟人子莫不欲孝于其父人臣莫不願忠于其君而其勢有得行有不得行者何哉蓋子之于父親也近也故其爲孝也莫不得其所欲臣之于君尊也遠也故其爲忠也有未必獲其所願是以古之君子在猷畝而不忘居江湖而有懷誠以樂其道不若親見其君之爲堯舜著空言不若行事之深切著明此所以伊尹幡然仲尼遑遑馬遷留滯而嘆息也某生五十一年而秩未離乎九品仕二十七載而官僅書乎四考其于賢能可謂至卑矣其去堂陛可謂至遠矣然而願忠之心豈不亦欲與夫朝夕左右侍從之臣同效其尺寸哉獨以其分有所局而其勢不得通雖有吾身親見之志與夫著于行事之實將何所施乎所以踽踽涼涼徒竊嘆于周南而長興懷于魏闕孰吾知者今乃幸以攝事小邑獲預應奉因得效其尺寸之勤乃若高官大職顧豈敢望哉年衰志闕無所可爲獨欲終老海濱卒其區區之願鷦鷯巢一枝而足偃鼠之腹勺水已盈自度智能不過一邑一曹得與役屬以勤享上官卑而志同職小而忠一左右侍從之臣承命于上趨走服役之臣效力于下上下相濟小大不渝此事所以成而分所以定也某昔者薦名嘗出先德之門而筮仕之初于今太守爲同僚之分以是夤緣因得自列伏覬高明憐其故家之舊

物而采其願忠之誠心不憚一舉手之勤以置于一枝棲息之地他日補報未必在衆人之後也

上宰相書

某聞人臣之事君也不敢有其身君命之進則進不敢私其身後之君命之退則退不敢強其身先之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行尊者之賜卻之爲不恭況君命之進乎侍于長者問日蚤暮則退欠伸撰杖履則退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況君命之退乎然而君子之進也每難其退也每易易于不爲而難于有爲故也不爲義也有爲行其義也故曰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某少負羸疾不樂通物泯然居閒竊慕存心養性之說于周孔老佛無所不求而未嘗有意于進取閒者父兄命之嘗試以其所知寓于有司之間或者不以爲不可遂籍仕版辛未庚子蓋三十年矣或遷或罷纔書四考何其進之少而退之多乎豈不曰命之進則進命之退則退不敢私其身而爲之進退歟今也行年五十有四憂患病苦齒髮衰矣方寸亂矣少壯不力老將何爲而閣下過聽猥蒙收錄進之吾君不以其不肖無堪置之學士大夫之列被命之日不議于人不卜于神舍其閒居安業之私幡然有行不敢以速進爲嫌誠爲晚遇得歸而不敢有其身故也且士方畎畝不忘致君獨安昔之不爲今不可以有爲乎閣下二十年間再秉鈞軸天下之士莫不以類而進成就功業而某方以疾故退居田里乃今獲遇雖樸樕不足比數然亦豈獨不欲効其尺寸以行其所知哉惟今百度完具四夷賓服上下恬熙內外無患治安無事矣然無事者有事之所慮也古之聖智之人安不忘危治不忘亂雖虞舜成周之盛時未嘗不兢兢業業以相警戒且今任天下之重者獨

不在于閣下乎。不知閣下以今爲樂歟。亦以爲憂也。以爲憂則君聖臣賢。優游無爲。上下同樂。方享太平。何有于憂乎。以爲樂則慮近之遠。審風之自。怨不在大。禍生所忽。未可以爲樂也。賢者之謀國。如醫者之治病。五臟六腑。不可偏勝。偏勝則患生。今天下之勢。不有偏勝者乎。疾之所起。必有標本。治其疾者。必先其本。後其標。今天下之勢。不有急于先者乎。閣下以不世之宏才。可久之大德。越自熙豐。至于今日。逮事三主。始終一心。豐功偉績。昭煥今古。所更多矣。所知審矣。伏自建立以來。良法美意。皆酌今而可行。民便國安。皆利便而可久。然而更有異志之變更。因之庸吏之玩弛。慮其所可憂。先其所當務。得無復有益廣其未究者乎。得無復有當務其偏蔽者乎。于是時則又緩急之勢。先後之序。不知其勢者。不可以有爲也。不知其序者。不可以有爲也。非閣下之智足以知之。才足以任之。勢足以行之。其孰能與于此哉。所以方今天下有志之士。無有大小。無有遠邇。無有親疎。皆欲轉助閣下。以起太平偏勝之勢。以圖今日急先之務。在閣下益廣賢路。以收實才。更定法度。以救時弊。天下有志于斯者。舍閣下而無適矣。舍是而之他者。皆非爲國計者也。故助閣下者。忠臣義士之所願也。閣下收之則爲朝廷之用。舍之則爲他門之用矣。爲他們之用者。閣下以爲安乎。爲朝廷之用者。閣下以爲安乎。閣下之用舍。朝廷之安危也。人君之職。在任一相。一相之職。在任羣賢。自古未有得才而不治者。亦未有不才而治者也。天下之治亂。在于法度之善否。法度之善否。在于人才之得失。人能爲之。人能壞之。人能修之。未有出于人而人不可爲者。獨時有險易。才有智愚。智者可以濟其險。愚者可以行其易。雖曰成功則天。而不可曰天也。人不可爲也。所以知其

可爲者。天下之心。皆欲安而已矣。所以不可不爲天下安。斯朝廷安矣。故所以用人者。在于善法度也。所以善法度者。在于安天下也。天下安則朝廷安。朝廷安則私門亦安矣。計私門而不計國家。自古未有得以安者也。故智者處其安。愚者處其危。欲濟未危之勢而保至安之計者。舍閣下未知其孰可與議者。顧雖晚至下客。獨效古人區區之義。布其腹心。以幸萬一。若夫條布緩急之勢。與其先後之序。則以俟命。未可以立言判也。于冒鈞聽。下情無任恐懼之至。

上祭酒書

行己敢言之。行己七歲就傅。授句讀。誦五經書。十五歲學屬文。十七歲補太學諸生。是時一心學科舉文。編綴事類。剽竊語言。凡所見則問而學焉。趨而從之。十八九相與也。又二年讀書。蓋見古人文章浩浩如濤波纚纚如春華。于是樂而慕之。又學爲古文。上希屈宋。下法韓柳。見自古文人多不拘爾。謂誠若是也。恃文爲非誚憑文以戲謔。自謂吾徒爲神仙中人。而鄙昔之相從者。謂跼促若轅下駒。然求其問而學焉者。十或得二三爾。又二年讀書。益見道理。于是始知聖人作書。遺後世。在學而行之。非以爲文也。乃知文人才士不足尚。昔吾先聖言。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又況中人以下。以片言隻句之小才。以自咤于敦實之士乎。意謂學期至于孔子而已。且言曰。士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所以教學也。于是早晚思古人之修德立行。誦其詩。讀其書。日與古人居。讀其書。誦其詩。日與古人謀。言亦思古人也。行亦思古人也。于是求問而學焉者益罕矣。凡昔之交游者。今則皆謝之而不敢學焉。凡昔之

所鄙者。今則皆敬之而不敢慢焉。兢兢衆人之中。惟恐一叛乎道。而入于流俗之習。日學之。夜思之。未始敢舍也。有人誘之曰。子迂也。何不爲時之趨。行己則不敢從也。有人鄙之曰。子矯也。何不任眞之樂。行己則不敢已也。嘗以是二者。校己之所祈嚮者而思之。則亦嘗語之曰。中人之性。就下則易。趨上則難。未有不以修爲而能爲君子善人者也。若縱性之所欲。而合之以衆人之所爲。則必愈下爾。不學則已。學焉而不知道。君子不爲也。昔韓文公之言曰。行成于思毀于隨。有旨哉。又曰。善雖不吾與。吾將強而附。不善雖不吾拒。吾將強而去。皆父兄之所教于行己。而某之所願學者也。故得以是說拒之。又行之今才期月爾。非而毀之日益甚。行己亦弗之易也。更求己之所未至者而爲之。凡所近于厚者。無所不爲也。凡所近于薄者。無所不去也。去年且思陽城之訓。念何審之行。遂以覲親告歸于涇。今也且以是來學。不識所從者果正矣。其猶有說乎。孔子曰。敏于事而愼于言。就有道而正焉。某雖不敏。竊願學焉。伏惟先生誨人不倦。願賜一言以正之。幸甚幸甚。

與佛月大師書

昨日言詩。頗爲開益。若手搔殊無情緒。不能款款議論。歸來甚闕然。意謂尙未深得師之妙耳。昔齊己號詩僧也。不過風花雪月巧句。而于格又頗俗。今之參寥。亦以詩名。雖豪逸可愛。人不及道。吾師數篇。已能過之。清思妙句。飄然如孤鵠翔雲。又能作古體。淡淡造靜理。學之不已。古人不難到也。知禪衆中好靜甚不欲時時往聒噪。輒得小詩奉寄。能以問答之餘見和否。伏暑願彌盡珍重理。渴仰渴仰。

啓

謝鄱帥玉待制辟司錄啓

當其失職。衆所棄捐。乃于窮時。獨被收采。義與尋常而加重。感淪方寸以彌深。伏念某受數多奇。居閒少仕。行不俟駕。蓋人臣莫敢有其身。出以爲時。故君子亦欲行其義。志雖大而無當。道固迂而難逢。匪几遷之是謀。亦三黜之奚怨。獨志業之未就。邈歲月之忽徂。亦已焉哉。不作周公之夢。聊且爾耳。將求范蠡之舟。屬東南之寇攘。蹇去留之道阻。迍邅多故。流落殊方。百病咸生。千金散盡。苟將免氣。孰不爲貧。方滯念之紛如。竭嘉招之俯及。捧檄而喜。載懷三釜之悲。承命即行。敢負百金之諾。此蓋某人懷忠信而近厚。敦故舊而弗遺。欲四海之舉安。況一夫之失所。激頹風于難進。拔寒流以事君。雖匪其人。蓋亦有意。老而彌卻。勉吾信之未能。窮且益堅。期民安而爲報。

代賀吳侍郎啓

渙恩中扆。正位東臺。凡屬甄鎔。率同抃蹈。恭以某人三朝雋老。一德舊臣。道盛格天之功。仁懋佐王之業。一人簡在。百辟具瞻。果自殊庭。再登黃闥。朝廷尊重。慰人望于巖巖。輿頌載喧。識公歸于几几。屹疇丕績。薦正冢司。竝九敍以歌庸。浹萬方而胥悅。某邈分郡寄。阻篋資墀。歡遠服之孤心。慶熙朝之盛典。蟠木願器。早荷于元工。坯土在鈞。日陶于洪造。

代徐守謝金帶紫章服啓

祇奉貢儀恪修臣職誤蒙中旨溥錫異恩帶飾黃金媿靡功于將圖服功紫綬榮曳綵于親庭曾無毫髮之勞曷稱便蕃之賜顧惟疎賤必有夤緣此蓋某人載世勳門鍾天間氣文章班馬優廷策于巍科道德老莊靜臣心于止水出納帝命允惟夙夜之勞陟降王庭式是靖恭之節榮宣恩旨密贊兪音故得小臣叨蒙盛典敢不精審有孚之吉勉持不息之誠惟孝及忠終始敢期于一節乃恩與德頂踵奚報于萬分

代人賀樞密啓

恩渙宸庭位隆天府聳聞休命遏扑輿心恭以某人問學淵源性資端亮出甚盛之世佐有爲之君天下僉曰才難主上必其柄用內參宸略坐制本兵決斷機務之先從容廟堂之上每深簡在方切具瞻果進樞衡之茂庸總司喉舌之重柄可大之業非位不行太平之基得賢所致故將紀綱四海酌諧萬幾法度清而陰陽和造化調而天地順進司元宰益重本朝某邈守遠藩側聆光命莫次鳧趨之列徒深燕賀之誠

學官與交代啓

舊尹之政告新尹矧在儒官先知之民覺後知惟尊道藝非宜晚學輒代高賢伏惟某人有德而文因人以教拳拳遵回之好踽踽慕軻之傳樂得英才共希生而知者如工大木惟恐斲而小之造三年而有成修四教以誰繼豈茲汰礫之在後能與精金而爭輝翔集泮林願終同于聲氣泳思學海當不異于源流

瞻德誠深。頌言靡既。

賀張節使啓

伏審揚命王庭。賜旌候服。伏惟歡慶。恭以某人胚胎間氣。心膂良臣。才高人傑之雄。戚重國甥之懿。久騰英譽。密簡淵衷。果疇勳閥之隆。爰付節旄之寄。宸慈欽敍。式慰在天之靈。庶言允諧。克協象賢之慶。金章紫綬。增輝綵服之榮。畫戟油幢。彌重仙官之貴。仲尼孝友。何必有政于藩宣。卻穀詩書。正可坐籌于帷幄。爲國屏翰。期永保于乂康。若時謀猷。將無忘于入告。竚觀遠業。益進近司。凡在有知。孰不交慶。某夙蒙恩顧。喜劇私誠。疾方困于河魚。賀輒愆于廈燕。

與張才叔啓

昨離師帳。久侍親闈。實緣省定之勤。是缺輿居之問。有懷文席。無喻寸襟。屬茲承乏于成均。竊獲經途于治部。操舟及境。豫深望履之懷。執簡候門。行遂摳衣之請。是爲慰抃。奚究敷宣。

代郡守除漕謝運使啓

分符屬部。實荷安全。聯職計司。復叨庇賴。辱奬提之有自。惟欣感之何云。恭惟某人學有淵源。行多枝葉。搢紳先生之所欣慕。國家天下之所曰賢。暫領外臺。豈久淹于遠服。卽聞中詔。行進拜于近宸。某孤陋無聞。數奇不偶。功名晚矣。行年半百之餘。世味淡然。宴坐一身之寄。顧豈長于治賦。尙有切于依仁。晤展未聞。願言曷既。

賀轉運使復任啓

光膺詔旨。再領使權。凡在庇臨。罔不扶躍。恭惟某人才周治體。學造聖微。繇清閫以開祥。奮榮途而底績。知深宸扆。名竦朝紳。迺眷西顧之劻。城實預中都之計倚。曩付轉輸之重。嘗資課入之優。農事弗違。軍儲有羨。風聞謬誤。輒致煩言。天監昭明。遽還舊物。俾宣寬大之詔。倚分宵旰之憂。一方夙懼于神明。比屋復覩于富庶。足兵足食。豈止致俗于阜康。有猷有爲。行即進司于宥密。某攝居屬部。預遵教條。贍廈屋以欣如。奉簡書而惕若。